



大明 肃贪

周建行 著

贪图钱财
贪恋女色
玩弄权力
一律严惩

中国方正出版社

长篇历史纪实小说

DA MING SU TAN

大明肃贪

周建行 著

中国方正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明肃贪/周建行著. —北京: 中国方正出版社, 2014. 10

ISBN 978 - 7 - 5174 - 0129 - 2

I. ①大… II. ①周…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60528 号

大明肃贪

周建行 著

责任编辑: 陈金华

责任印制: 李 华

出版发行: 中国方正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广安门南街甲 2 号 邮编: 100053)

编辑部: (010) 59594614 发行部: (010) 66560513

出版部: (010) 59594625 门市部: (010) 66562755

邮购部: (010) 66560933

网 址: www.FZPress.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5.25

字 数: 19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2014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ISBN 978 - 7 - 5174 - 0129 - 2

定价: 35.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明朝的刑罚制度与惩奸肃贪

（代序）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出身贫苦农家，他乘时应运，戡乱摧强，十五载成就帝业。当上皇帝以后，他“惩元政废弛，治尚严峻”（《明史》太祖本纪），决定以严、猛治国。洪武一朝，是中国封建社会惩治贪官污吏最严厉、杀戮官员最多的一段时期。

朱元璋在立国之前的吴元年，即命左丞相李善长为律令总裁官，参知政事杨宪、傅献，御史中丞刘基，翰林学士陶安等 20 人为议律官，开始制定明朝的律法。至洪武六年，《大明律》初创完成，学士宋濂奉表以进，律令凡六百零六条。洪武二十二年又作了一次增补修订，至洪武三十年《大明律》刊定颁布行天下。

《大明律》是参照《唐律》制定的，但对罪犯的刑罚远较《唐律》严厉。如官员受贿枉法者，受贿一贯以上杖七十，受贿八十贯以上处绞刑；监守自盗者，一贯以上杖八十，至四十贯处斩刑。

现实生活中，大凡贪官犯赃，动辄以十万百万计，按律该杀几百回了。因此皇上龙颜动怒圣旨一下，凌迟、枭示、族诛，甚至诛连三族，剥皮实草、抽筋、刷洗、称竿、锡蛇游等惨绝人寰的酷刑全使上了。

明朝的执法部门有刑部、都察院和大理寺，称为三法司。刑部管司法，都察院司监察，大理寺审讞驳正。还有作为皇帝耳目的锦衣卫以及后来的西厂、东厂等特务机构，它们也有奉圣谕拘捕关押审讯罪犯的权力。在其势焰炽盛时，连三法司都要仰其鼻息。

明朝为了监督各级官员，有庞大的监察系统。中央设都察院，由左右都御史、左右副都御史和左右佥都御史领导全国监察系统。地方设与各省布政使平级的按察使及副使。都察院还对应全国 13 个布政使司，设置 13 道监察御史共 110 人。各省御史人数不等，有的七八员，有的十员。监察御史是七

品官，与知县平级，但他们有权监督举劾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大小官员。有的派到某地做巡按御史，或清军、巡盐，代替皇帝巡视地方，权力很大。有明一代，出过许多著名的御史，如洪武朝的韩宜可、永乐朝的顾佐。正统朝的给事中林聪、叶盛更以敢于犯上直谏著称于世。

明朝的言官是个庞大的群体，除了隶属都察院的御史们，还设有六科给事中，是专门监视中央六部官员的机构。朝廷共设 58 名给事中，吏、兵、户、礼、刑、工六科各设都给事中 3 名管辖之。

监察御史和给事中共有 170 余人，他们负责监督各部和各地的官员，每年必须履行职责，向皇帝上疏，举劾官员们的贪腐渎职和其他不当行为，甚至也可以直接批评皇帝的过错，提出各种建议。一个言官如果碌碌无为，一年内毫无建言，可能会面临解职的危险。且监察御史和给事中犯法，按例罪加三等，犯赃罪从重处罚，严重的要处死刑。

尽管朱元璋以严刑峻法震慑臣民，但贪官们仍然前仆后继地以身试法。有的依仗自己位高权重，老子天下第二，除了皇帝谁也管不着我，如本书中的左丞相胡惟庸、中书左丞相杨宪；有的仗着兵权在握，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肆无忌惮地跋扈横行，如蓝玉、朱亮祖、冯胜之流；有的仗着自己是皇亲国戚，或掌握一个地域或部门的实权，贪婪让他们利令智昏地走上不归路，落个身首异处的下场。总之，贪官们恰似夏夜中扑火的飞蛾，那炫目的财富让他们丧失了理智，不顾一切地扑上去贪婪地攫取，结果葬身烈焰之中！

洪武十八年发生的郭桓盗卖官粮案是史上有名的典型案例。郭桓是山西一名按察使僉事（从五品），吏部的考核材料称他为官特别清廉，从不参加地方绅商宴请，送礼求情的人都被他轰出去，平日居家永远穿一件打补丁的粗布长衫，门口贴一幅“廉洁夜夜安枕，贪婪步步惊魂”的对联谢客。

这样清廉的好官自然得到朱元璋的赏识，他立刻下诏越级提拔郭桓任户部左侍郎（财政部副部长）。一下子由从五品的行省按察使僉事蹿升位列公卿的正三品侍郎，连郭桓自己也没想到这样的美事会落到头上来。当初他揣着十万两银子来京城活动，原本只想寻个京官当当，没想到竟会有这么大的造化！

郭桓上任以后，首先视察下属的宝钞提举司这个极神秘的地方。精明的他立刻觉察出宝钞印刷的报废废钞中有猫腻，经过几次试探，宝钞提举司提

举冯良被迫暗地孝敬他十万贯宝钞，暗藏在他放“四书”、“五经”的新书中运回侍郎府。

洪武十七年郭桓以钦差大臣身份巡视江浙灾区，他一路搜刮中饱私囊。在浙江衢州，郭桓查出知府黄文通有190万石秋粮未上仓，黄文通被迫向郭桓行贿五十万贯宝钞。

后来郭桓由于肆无忌惮的贪婪，竟因吞没区区8万贯渔税银子，被江西布政使和一名御史告发。朱元璋感到受郭桓愚弄，勃然大怒，下令逮捕郭桓和北京布政使李彧等人。旋即在郭桓府中抄出黄金三千两、白银一万两，以及来不及兑换的数十万贯宝钞。

郭桓一案牵扯出全国犯贪污行贿罪按“律”应斩的官员多达二万余人。首犯郭桓被凌迟处死，尽诛三族；礼部尚书赵瑁、刑部尚书王惠迪、北京布政使李彧、按察使赵全德等枭首弃市；六部左右侍郎以下涉案官员全部处死。凡在郭案中犯贪污贿赂罪的各省、州、府官员，赃满80贯者一律处死！

朱元璋在他亲自编写的《大诰》中两度宣布郭桓等案犯的罪状，并下令追赃700万石，致令浙东、浙西巨室富户十室九空，“豪民巨族，剥削殆尽”。这样，朝廷和百姓的矛盾被激化了，朱元璋只得将主审此案的右审刑方庸杀了谢罪，以平息人们的怨恨。

除了纯粹的惩处贪官，朱元璋还借肃贪惩奸来杀戮功臣，剪除异己，以巩固朱氏王朝的统治。洪武十三年胡惟庸案和洪武二十六年的蓝玉案，最初都是因为胡、蓝相权、军权在握，大肆卖官鬻爵敛聚财富，或吞没金珠宝玉等战利品，最后却被朱元璋设计请君入瓮，以谋反罪名株连九族。死于胡案的有：左丞相胡惟庸、御史大夫陈宁、中丞涂节、太师韩国公李善长、延安侯唐胜宗、吉安侯陆仲亨、平凉侯费聚、南雄侯赵庸、荥阳侯郑遇春、宜春侯黄彬、河南侯陆聚、宣德侯金朝兴、靖宁侯叶昇、申国公邓镇、济宁侯顾敬、临江侯陈镛、营阳侯杨通、淮安侯毕中；大将毛驷、李伯昇、丁玉和学士宋濂的孙子宋慎等，宋濂也贬死茂州。死于蓝玉党案的有吏部尚书詹徽、户部侍郎傅友文、开国公常升、景川侯曹震、鹤寿侯张翼、舳舻侯朱寿、普定侯陈桓、宣宁侯曹泰、会宁侯张温、怀远侯曹兴、西凉侯濮屿、东平侯韩勋、全宁侯孙恪、沈阳侯察罕、东莞伯何荣、徽山伯桑敬和都督黄格、汤泉等人。至此，军中勇武之士剪削殆尽，武臣中只剩下主动交还兵权告老还乡的汤和、恭谨顺从主动退还庄田佃户的李景隆、郭英等人，他们都

是朱元璋信得过的皇亲国戚。

朱元璋为了震慑臣民，亲自编写了《御制大诰》、《大诰续编》、《大诰三编》、《大诰武臣》。这几本书除朱元璋自己写的序文外，全是历年三法司判定的案例。据书中统计：凌迟、枭示、族诛的有几千案，弃市以下有一万多案。朱元璋还下令将《大诰》、《大明律》与“四书”、“五经”列为国子监学生必修课本。洪武二十四年令：“今后科举岁贡生员，统以《大诰》出题试之。”最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狱中犯人如拥有一本《大诰》可酌情减刑。可见朱元璋普及法律知识不遗余力。

我不是研究历史的学者，只是一个写小说的作家，但我的小说中的人物故事均于史有据，不是向壁虚构，更不是凭空捏造的。唐太宗李世民有一段名言：“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在当前党中央号召反腐倡廉，严惩贪官，“老虎”、“苍蝇”一齐打的形势下，读一读这些古代的肃贪惩奸故事，也许是有所裨益的。

作者于2014年5月

目 录

代序 明朝的刑罚制度与惩奸肃贪	(1)
-----------------------	-----

第一章 洪武第一案：工部韩铎等贪污窝案	(1)
---------------------------	-----

工部小吏郑士元发现上司侍郎韩铎伙同四名高官，卖放工匠、克扣伙食、盗卖芦材木炭，大肆贪污私分入己。他不畏权势向朝廷举劾，经刑部立案侦查，并在韩府花园池塘中抄出两陶缸宝钞赃银。朱元璋为震慑贪腐，下令将韩铎等贪官以凌迟、剥皮实草、抽筋等酷刑处死。

第二章 刘伯温祈雨斩李彬	(19)
--------------------	------

朱元璋北巡，委托李善长、刘伯温监国，又授给杨宪密诏。杨宪探知右司都事李彬卖官鬻爵，一名七品都事哪来这么大的权力？杨宪派亲信向李彬交银15万两求官，取得证据后李彬被逮捕。刘伯温心知李彬的后台是李善长，仍秉公执法，驰报皇上批准，将李彬斩于祈雨坛下。

第三章 争夺相位的第一道血光	(31)
----------------------	------

中书右丞杨宪胁迫监察御史刘炳诬告左丞汪广洋事母不孝，致其被贬海南，杨宪独揽中书省大权。经人告发，大理寺密捕刘炳审讯，供出受杨宪指使诬告汪相实情。胡惟庸又参劾杨宪在审理事案中隐匿吞没犯人金银家产，贪赃枉法置五名官员死于酷刑之下。朱元璋大怒，下令将杨宪、刘炳斩立决。

第四章 “逍遥宫”——明代“红楼”	(43)
-------------------------	------

京城出现由旧相府改建的风月场所“逍遥宫”。那里以饮宴和

色妓淫乐拉官员下水，大肆买卖官爵。燕王为探清“逍遥宫”内幕，派王府官员携5万两银子前去买官，取得证据后提兵抄检“逍遥宫”，抓获多名在那里淫乐的高官，缴获赃银15万两。这简直就是厦门走私犯赖昌星所设“红楼”的明代版！

第五章 吞没赈银的赃官是谁毒杀的 (62)

漳河决堤，灾民流离失所，大名府尹常谦却在花天酒地狎妓行乐。生员们在太庙聚会，声讨常谦吞没朝廷25万两修堤赈灾银的罪行。常谦却派府兵抓走为首的吴举人，将他抛入江中杀人灭口！御史谢翌拦太子车辇告状，朱元璋令北京都司抓捕常谦解送进京，途中常谦却遭人下毒杀死，使此案成了无头案。

第六章 驸马欧阳伦走私案 (75)

安庆公主下嫁状元欧阳伦，公主骄奢淫逸驸马府入不敷出。欧阳伦趁奉命巡视西北灾区，大肆走私茶叶，被御史邓文铨截获，搜出走私账簿。邓文铨不畏权势上告朝廷，并将在妓馆嫖宿的欧阳伦抓获。朱元璋大怒，不顾公主哀求，以“违法贩卖私茶、收取贿赂、道德沦丧”罪将欧阳伦赐死，人心大快！

第七章 “空印案”与开济卖放死囚案 (97)

因炮制“空印案”得宠的刑部尚书开济，收受富商王某千两黄金及传家之宝，指使下属纵容王家“以尸换囚”，更为了灭口溺杀狱官张羽。御史陶铸代张妻拟状纸击鼓鸣冤，大理寺查明此案后，朱元璋下令以执法犯法及贪腐罪将开济处死。

第八章 郭桓盗卖官粮贪污大案 (106)

郭桓伪饰清廉得皇上赏识，破格擢升户部左侍郎。上任视察宝钞提举司，笑纳进贡的十万贯宝钞。奉命巡视灾区，衢州知府黄文通吞没上仓粮190万石，向郭桓行贿50万贯。后因贪婪过甚被御史密奏举劾。重刑之下，六部及各省、州、府犯贪污处斩罪者达二万人，首犯郭桓被凌迟处死。

第九章 贪财好色擅杀县令的总兵官 (122)

恶霸张八讹抢珠宝店货物，富户罗员外跑马圈地，均被县令道同抓捕惩治。张、罗以金钱美色结交总兵朱亮祖，他罔顾国法派兵冲击监狱抢走人犯，还诬告县令谋反，抢在朝廷赦旨到时杀了道同。朝廷查明真相，将朱亮祖召回施以廷杖，父子双双毙命。

第十章 勒索降臣强娶蒙女的大将军 (138)

冯胜率军北征，纳哈出不战而降。冯胜纵火烧马厩，用掉包计盗走10匹名马；威胁纳妻献出夜明珠，强娶15岁蒙古王公幼女做第八房小妾。诸多劣迹传到朱元璋耳中，当冯胜在家中饮酒作乐等待封赏时，皇上降旨命他交出大将军印，闭门思过……

第十一章 胡惟庸擅权贪腐的阴谋叛乱 (155)

胡惟庸受朱元璋宠信，独揽相权六七年。大肆卖官鬻爵，敛聚了大量财富。他感觉朱元璋将对自己下手，与陈宁、涂节密谋叛乱。密令外甥林贤下海招倭，收买锦衣都督毛驷为内应。孰料元宵夜举事之际，被燕王率军一网打尽。胡惟庸、陈宁等被处磔刑。

第十二章 蓝玉北征吞没战利品奸污元妃 (182)

大将军蓝玉率军北征，击溃残元小朝廷，掳获后妃公主官属三千人。他强奸了元主的妃子，致使她羞愧自缢；又将缴获的金条金砖珠宝吞没，用十辆车运回家中。蓝玉受到朝廷申斥，心怀恐惧，遂与曹震、朱寿定计，趁朱元璋行猎时弑君。结果事情败露，蓝玉被擒杀，坐诛党羽十三侯、二伯及尚书詹徽等一万五千人。

第十三章 宦官与边将骇人听闻的贪腐 (205)

监军宦官送给瓦剌的酒坛中装了数万支箭镞。司礼监在王振的豪宅中抄出金银珍宝无数、名马数百匹。石亨等边将广置田产，驱使士兵耕种。巡抚年富举劾边将罪行，险遭毒箭暗杀。英宗复位后，“夺门”功臣控制朝政，大肆买卖官爵，培植死党。“夺门”被否定后，“石门二虎”被诛杀，权阉曹吉祥叛乱被凌迟处死。

第十四章 太监之祸：王振擅权乱政卖官贪腐案 (221)

王振自阉入宫服侍太子，英宗登基后窃据司礼监之位。太皇太后死后，王振掌握军政大权，结党营私，大肆卖官鬻爵，敛聚财富，残害忠良。并怂恿英宗亲征瓦剌，土木堡兵败英宗被俘，王振被杀。群臣拥立景帝，清算阉党罪行。景帝下令族诛王振一家，御史奉命抄家，从王振数处豪宅内抄出金银六十余库，珍宝无数，名马数百匹。

第一章

洪武第一案：工部韩铎等贪污窝案

-
- 一场工伤事故引发的惊天大案。
 - 郑士元将举劾书写了又撕，撕了又写。
 - 韩铎被召入官，他意识到自己被软禁了。
 - 花园池塘里捞出两只大陶缸，里面装满了宝钞。
 - 凌迟、剥皮实草、抽肠，朱元璋要用酷刑震慑贪官。
-

朱元璋定都应天（今南京），建立了大明王朝以后，巍巍钟山脚下这座虎踞龙盘的都城开始了规模宏大的建设。首先把原来仅有十余里长的城墙扩展了三倍有余，直抵紫金山麓。然后填平波光潋滟的燕尾湖，筑新宫于钟山之阴。

今天南京城内的明故宫遗址仅剩几处柱础供游人瞻仰。当年朱元璋在称帝之前，常偕同精通天文地理的军师刘伯温，在金陵城内外寻找合适的皇宫殿址。一日，他们于清晨来到城外的燕尾湖畔，站在土阜上朝东望去，只见湖面上氤氲的雾气袅袅升腾，几与紫金山麓的岚云相接。刘伯温当即兴奋地道：“主公看见了吗？燕尾湖上有王气升起，上接钟山岚云，采其虎踞龙盘之灵气。这正是修筑新宫再适合不过的地方了。”

朱元璋皱眉道：“奈何燕尾湖水域宽阔，如何建得宫殿？”

刘伯温以阴阳五行之说论证道：“金生水，水生木，主公今年三十八岁，生肖属木，居此必然大吉。”

朱元璋大喜，回衙之后又派勘舆师前往燕尾湖勘察测量，最后决定填湖

造地，筑新宫于钟山之阳，限令工部于新城建成同时完工。

朱元璋出身于平民，虽当上皇帝对于修建皇宫不事奢华，比如大量殿基石不用外地产的汉白玉，而以就近采集的青石代替，宫殿规模也仅及北京故宫的三分之一。

负责修建新宫的将作司正卿单安仁原是一个木匠，元末组织义兵保卫乡里，归顺朱元璋后，朱元璋用他之所长，让他主管工部将作司。修建新宫时，单安仁亲自绘制施工图样，日夜在工地督工。遇有疑难时亲自上阵拿起墨斗画线，操起斧刨砍削，俨然一掌作师傅。在他的带领下，三大殿和新皇宫如期落成，巍然耸立于紫金山下。朱元璋论功行赏，厚赉单安仁，立刻擢升他为正二品工部尚书，仍领将作司事。

南京曾是六朝古都，但因历经战乱，数百年前的繁华城郭荡然无存，作为明朝都城必须重新建设。因此建国后，京城的建设任务极为繁重。朝廷五府六部的衙门，公侯府邸和尚书、侍郎们的官邸，十几位即将成年的藩王府，乃至彪炳开国功臣纪念阵亡将领的功臣庙和麒麟阁，以及建于鸡鸣山下规模宏大的国子监。建国的前几年，南京城几乎成了一个脚手架林立熙熙攘攘的大工地。

洪武六年朝廷重定官职，工部改组，由原来仅辖一个管建筑的将作司，改为辖营缮、虞衡、都水、屯田四司，将天下山川物产、道路桥梁、水利建设与屯田垦种等均划归工部管辖。工部官吏设尚书一人（正二品）、侍郎二人（正三品）、四司各郎中一人（正五品）员外郎及主事一至二人。

因为单安仁在将作司任内为修建皇宫及三大殿等重要建筑做出了卓越贡献，朱元璋钦点他出任工部尚书，由从三品越级擢升正二品。考虑到这位尚书大人因为痴迷建筑，终年不在衙署办公，连皇上传唤他都要到工地上去找人，传旨的太监要从高高的屋梁上把他老先生请下来。朱元璋为他配置了一位饱学而干练的文官做副手，工部左侍郎韩铎是元朝末年的进士，任庐州枢密副使，他以城归降明军，得以进入朝廷任职。

韩铎为人城府很深，平时不苟言笑。唯其是这样，工部各司的下属官员都对他心生畏惧。因为单尚书不管事，右侍郎李敏在外巡视水利和驿道的建设，韩铎大权独揽，工部各司的人事布局全由他掌握。不出半年，工部要害部门的主管全换了他的人，或是同乡姻亲，或是故旧亲信。

明朝官吏的薪俸很低。除了跟随朱元璋打天下的开国元勋封公封侯，享

禄一千五百石至五千石；朝廷文职官员连正一品的丞相俸禄也不满一千石，二三品的尚书、侍郎仅六七百石。可是当官的开销却不少，要置办官服靴帽，要养仆役家奴；仅上朝的轿马仆从花销就不少。因此廉洁奉公的官员生活颇为拮据。

不过与一些清水衙门相比，工部的官员似乎个个肠肥脑满，殷实得很。只因工部管着京都许多重要的营建工程，大量的物资、人力在他们手中流动。凡人一旦心生贪念，敛财的机会就无时不在诱惑你。韩铎手下这些狐群狗党，原本不是正经读书人，多出身于市井商贾，眼瞅着大量物资和白花花的银子在自己手里过，哪能不雁过拔毛陡生窃占之心？

明朝开国之初，朱元璋治国的重点一方面是指挥大军北伐，攻取元大都，驱逐和消灭元朝余孽；一方面是逐步完善朝廷的机构和官属的设置，建立和健全各种规章制度。这一段时期，朱元璋杀人不少，但多数是政治上的反对派和叛逆者，及一些觊觎篡夺权位的阴谋分子。整肃贪腐澄清吏治还没提到他的议事日程上来。

其实随着政权的稳固，战乱消弭，赋税充盈，农桑日渐发达，京城也日渐繁荣起来。商铺林立，货物充实，就连秦淮河畔的茶楼酒肆和青楼妓馆也日见兴旺起来。一些有钱的商贾和达官贵人徜徉其中，大把大把地挥霍着银子。其中自然也不乏贪赃枉法敛聚了大把钱财的朝廷官员。开始时他们畏惧朝廷任命的官员不许嫖妓的禁令，往往是乔装商贾轻车小轿偷偷摸摸前往。慢慢胆子大了，有些人竟然敢于亮出官号，狎妓在秦淮河上的花船里饮酒作乐。

工部营缮司管辖京城大大小小的建筑工程，每天服役的工匠达两万多名，还有一万二千名军丁在各工地充小工。工匠的进出调度全部由营缮司郎中丁嗣中管理，他实际上是营缮司权力最大的官员。另一位郎中翁经正则负责各工地数万工匠军丁的伙食，每日耗费银两也有数千两之多。另外两名员外郎胡顺华和姚能玉分管芦柴和木炭，每日的出进也不在少数。后来的事实证明，工部这几名掌握实权的官员，无一例外都是利欲熏心监守自盗的蠹贼。

郑士元是工部营缮所一名从九品的所丞。在明朝的官秩级别中，从九品是最低级别的小吏，岁禄仅六十贯。郑士元虽饱学干练，但因为不是韩铎圈

内的人，在工部多年不受重用，只派他分管京城各工地的安全事务。京城各处建筑工地共有近三万名工匠与军士参与施工，高高的简陋脚手架上不时发生跌伤砸伤等事故，所以郑士元身边总有两名郎中带着急救药箱每天在出事故的工地奔忙。一旦工地上死了人，郑士元还要处理死者埋葬、通知和安抚家属等善后事宜。

一天，郑士元得到急报，正在紧张施工的晋王府工地发生事故，一名工匠从脚手架上摔下来，生命垂危。他连忙带着郎中赶往晋王府工地。到达后只见即将封顶的王府正殿下面围着一群人。郑士元走过去一看，只见一个衣衫褴褛的工匠躺在地上，后脑正好砸在墙脚下的石料堆上血肉模糊。郎中上前仔细验看后，摇摇头说此人已无生望。

郑士元立即召集该处施工的所有工匠，调查事故原委。并亲自爬上脚手架去勘验现场。郑士元发现脚手架上有呕吐物，他当即询问在场的工匠。有一名工匠证实说：“回大人，小的在脚手架的另一头砌墙垛，忽然听见王二七‘哇’地呕出一堆秽物。他身子摇摇晃晃，想伏在身边刚砌好的墙上。谁知刚砌的泥浆还没结牢，只见他身子一歪就顺着正殿高墙滑下去了。小的连忙跑下去一看，他后脑正好砸在堆砌在墙根的石料上，鲜血和脑浆哗哗往外流，小的用手去按也按不住。小的连忙跑去向领班报了案。”

很显然，工匠王二七是因为呕吐晕眩，从脚手架上摔下致死的。这么一个强壮的汉子为什么会突然呕吐晕眩呢？郑士元要查明原委。他把工地上的匠人都召拢来一一盘问。工匠们七嘴八舌地说：“大人，您不晓得我们每天都吃些什么？顿顿是又臭又酸的干酸菜拌糙米饭，饭里面还夹着不少砂子。最近夹砂子的糙米饭都吃不上了。热腾腾的米饭泛着暗红色，冒出一股酸味，就像我们乡下的酒糟谷，吃进肚子里怪不舒服。今天工地上好几个人都呕了。我们在平地没关系，王二七赶上在殿顶高处砌墙，一呕脑袋晕不小心就摔下来了。”

郑士元随即赶到工地伙房去调查，调取当日工匠吃的米饭样品。他看到那米饭颗粒倒很壮实，只是颜色发红。一名伙房师傅忿忿地说：“大人，上面发下来这种米是粮库里至少三年的压仓陈米，都烧坏了，一般只能喂牲口，哪位当官的买来给我们吃，缺德不缺德？”

郑士元在伙房里调取了一袋陈米样品，粮袋上印有“京仓”字样。“京仓”是户部设在东安门外的供给京城官员禄米的巨大粮仓。第二天，他就

带着这袋米以工部官员身份前去调查，质问管库的为何把烧坏的陈米调拨给工部，造成了工伤事故。粮仓管理官员翻出账本，查明那批陈粮是工部郎中翁经正大人特地调去的，共一百八十袋，说是专供各工地驮运材料的牲口用的。这种烧坏的陈米价格低廉，也只有大牲口的肠胃经受得住。

很显然这是郎中翁经正做了手脚，用一百八十袋几乎不花钱的陈米调换了国库拨发的好米，在这一项上他就可以吞没数百两银子。

郑士元到各工地伙房调查时还了解到一个情况：伙房师傅普遍反映工部发来的芦材和木炭，大多是外面干燥，里面却湿漉漉的。每捆芦材每篓木炭普遍较以往重十来斤，以致使伙房燃料短缺，不得不到工地上搜集废旧脚手架和木料来补充燃料的不足。

郑士元在晋王府工地忙了两天，办理王二七死后的安葬抚恤事宜。王二七是溧水县人，家属闻知王二七死讯，哭哭啼啼赶来领尸，那妇人伏在丈夫尸体上呼天抢地哭诉：“我们家的十几亩晚稻眼看就要收割了，当家的让我东挪西借，巴巴地凑齐了五贯钱，说是交了钱就可以放他回去抢收秋稻。一家老小就靠着这点粮食过活呀！谁知道我好不容易凑齐了钱，人就没了！我怎么这样命苦，今后的日子怎么过呀？”

郑士元向工匠们打听妇人说的交五贯钱是怎么回事，工匠们异口同声地说：“当官的黑心呀！晓得我们种田的庄稼熟了一定得回去抢收，不能让它烂在田里。可是五贯钱是个大数目呀！我们这里就只刘老根靠岳丈家接济，帮他出了五贯钱，当官的立马放他回去了。”

郑士元意识到这是有人卖放工匠，这是比陈米湿柴更为严重的问题。明朝的徭役法规定：“凡田一顷出丁夫一人，农隙赴京供役三十日遣归。”采取轮换制服役。由于京城建设任务繁重，而熟练的泥瓦匠和木匠奇缺，这些人往往到农忙收割时也得不到轮换。当官的明知农夫每年口粮全靠秋收庄稼，匠人们到时候着急回家抢季节。便想出卖放工匠的敛钱招数。匠人们着急庄稼会烂在田里，也只得忍痛设法凑齐五贯钱赎身。

京城建设所需工役的征调进出由郎中丁嗣忠一手掌管，卖放工匠肯定是丁嗣忠所为。郑士元脑子里回旋着匠人们的控诉，决心查明赃官们借卖放工匠大肆敛财的罪行。他是工部的官吏，便借办事的由头到丁嗣忠的视事处去暗访。由于江南正值八月深秋满畝稻熟的季节，家里种得庄稼多的工匠为了不让到口的粮食烂在田里，不得不设法凑五贯钱来赎身。他在郎中丁嗣忠的

视事处看到陆续有人进去交钱，领取假释回乡的证明。

郑士元守候在府衙外面，等待陆续交钱后出来的匠人。出来一个人，他就问明他的籍贯地址。郑士元记忆力特强，一口气问了几十个人，他回家后凭记忆一一记录下来，作为今后举劾查实赃官们卖放工匠的依据。

郑士元是洪武四年的进士，由于官运不济，自己又不屑谄媚权贵，只在工部混了个不起眼的所丞。他虽官卑职小，骨子里却有一股读书人的正气，视贪腐弄权之辈如仇敌。发现工部这些官员一个个丧心病狂、肆无忌惮地贪赃枉法，他既愤怒又深感耻辱。他想：丁嗣忠、翁经正能做到五品大员，也一定是科举出身的读书人呀！为什么道德沦丧至此，为一己的私利不惜残害工匠们的生命呢？

郑士元想把调查发现丁嗣忠等人涉嫌敛财贪腐的事报告自己的主管官员和左侍郎韩铎。但他凭直觉感到工部多数当权者沆瀣一气，狼狈为奸；而韩侍郎平日高高在上，道貌岸然，不苟言笑，城府很深，也不知道他会不会秉公执法查究下属的贪腐行为？如果韩侍郎也是这帮贪官一伙的，自己想要告倒他们就太难了！弄不好贼没抓着反受其害。

郑士元清夜秉烛危坐，书案上揭发工部众官员贪腐行为的那份举劾书，他写了又撕，撕了又写，反复虑及自己一家老小的安危。他想：我又不是朝廷任命的风宪官，管这些闲事作甚？弄不好反为恶人所害，累及一家老小。

可是，一个读圣贤书士子的良心告诉他：眼见这帮贪官肆无忌惮地作恶，蠹害国家人民岂能心安理得袖手旁观？工匠王二七摔死的惨状在他脑海中久久盘旋，自己既已查明他致死的原因，难道不应该为他讨回公道？

郑士元仍然寄望于自己的顶头上司左侍郎韩铎，韩大人出身进士，是个饱学的读书人。他平日谨言慎行，道貌岸然，应该不会与那帮市井出身的贪腐之徒沆瀣一气吧？只要能得到侍郎大人的支持，郑士元坚信一定能把工部贪腐黑幕揭开，把那帮贪官告倒。

于是，他再一次认真誊清写好的举劾书，严严实实地揣在怀里，决定造访侍郎府，谒见侍郎大人，寻求他的支持。

一走进侍郎府，郑士元隐隐听到后堂有管弦丝竹之声。在通报了自己职衔求见后，势利眼的门房爱理不理地把他晾在一边。在等待接见的时候，他听见后堂的管弦丝竹乐声不断，不禁好奇地慢慢踱步至后堂不远处，透过低垂的纱帘望过去。隐约可见韩侍郎端坐案前，丁嗣忠、翁经正、胡顺华、姚